

詩與墨（二）：墨上有詩

黃台陽 2025/10/05

詩中既然有墨，墨上怎可無詩？只不過自古以來詩人輩出詩作輝煌，美詞佳句千古傳誦，而墨上空間有限，製墨者對墨上的文字有諸多考慮，常以自身利益出發，古人詩句並非必須。故能得其青睞，從而在墨上刊出的定非偶然。它們是何佳句？是那些人的作品？

想像中唐代最負盛名的詩仙李白、詩聖杜甫、詩佛王維的應該少不了。此外還有沒有？之後的宋、元、明、清也不乏名家，又有誰的能雀屏中選，得製墨者垂青？

唐詩墨

最早以唐詩作為製墨主題的，該是明代萬曆年間的程君房。他的「落日放船好」墨，乃是依杜甫詩《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之一》所製。（圖一左）墨正面寫全詩：「落日放船好，輕風生浪遲。竹深留客處，荷淨納涼時。公子調冰水，佳人雪藕絲。片雲頭上黑，應是雨催詩。」背面則繪詩的對應圖。由於製墨資訊「大明程君房製」刊於側邊，使得兩個墨面清爽俐落、不見冗詞贅句，尤具美感。

這首詩輕鬆愉快十分具像，使得墨面可巧妙安排。它正面上方鏤雲，下滾滾流水，恰似詩中的：「落日放船好，輕風生浪遲。…片雲頭上黑，…」而水波滾滾，象徵有風雨，詩在雲水之間，正如被雨催出。墨背繪竹、荷、男女、榻上器皿等，則對應「竹深留客處，荷淨納涼時。公子調冰水，佳人雪藕

絲。」由此墨所刊，可知古人「詩中有畫」之說，畢顯於此墨。十分貼切可貴。



圖一 落日放船好墨 + 府寮能枉駕墨樣。左：正面寫「落日放船好，輕風生浪遲 …」背鏤對應圖。側「大明程君房製」。長寬厚 12.2x9.3x1.8 公分，重 198 公克。右：府寮能枉駕墨樣，錄自《程氏墨苑》。

程君房籍貫徽州歙縣，早年隨父經商，後捐資入北京國子監，有太學生的資格。但在北京十多年，科舉場上始終失利。好在徽商背景不虞財力，五十歲時再捐錢任鴻臚寺序班（從九品小官，似今外交部科員），也僅一年就打道回鄉。不久遭人構陷入獄六年，無罪釋放後，死心塌地投入製墨，終於成就在墨壇上的不朽地位。以古詩為主題製墨，似乎始於他。然而除了上述者，他是否還引別的詩來製墨？

搜尋刊出他所製墨（墨樣）的《程氏墨苑》，除此詩外僅孟浩然的《裴司士見訪》：「府寮能枉駕，家醞復新開。落日池上酌，清風松下來。廚人具雞黍，稚子摘楊梅。誰道山公醉，猶能騎馬回。」的墨樣。（圖一右）唐詩流傳下來、刊於康熙朝所編《全唐詩》內的，有四萬多首。李白、杜甫、王維等名家的經典作，無不膾炙人口。然而程君房卻無動於衷，只選這兩首少為人知的來製墨。他是什麼樣的想法？

查看杜、孟的背景，或能找出線索。兩人都科舉考試不得意，仕途艱難。孟浩然除了曾短暫入張九齡幕府之外，總在隱居；杜甫則曾客居長

安十年，不斷奔走權貴之門以求引薦。上述《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之一》，就寫在當時。曲意奉承，直到四十四歲才獲授看守兵甲器械、管理門禁鎖鑰的小官 — 兵曹參軍，與他的才華完全不符。然而為了生計，也不得不委屈接受！即使如此不到一年，又因安祿山之亂，倉皇逃離長安，墜入漫長顛沛流離的生活。

看看杜甫、孟浩然，程君房或不免心有淒淒焉。雖然在物質生活上他或許好得多，但十多年的北京就學逢迎，六年的牢獄之災，也無異於另種顛沛流離。相近的背景，相同的心境，是他採用杜、孟兩人的詩來製墨的原因乎？

類似引用杜甫詩句的，還有清代的尹耕雲、郭嵩燾。尹耕雲，江蘇淮安人，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進士，曾任監察御史、署理戶科給事中，有建言之責。然因個性贍直遇事敢言，注定得罪權貴不得志。他所訂製的「心白日齋藏墨」，背面所寫「拾遺曾奏數行書」，來自杜甫詩《奉酬嚴公題野亭》：「拾遺曾奏數行書，懶性從來水竹居 …」（圖二左）由於杜甫曾任唐肅宗左拾遺的諫官，後因直諫被貶，故他以此暗喻曾經上書卻不被採納，遭遇相當。自況忠心能與杜甫相比。含蓄易懂！



圖二 尹耕雲墨 + 郭嵩燾墨。左：牛舌形，面「心白日齋藏墨」，背「拾遺曾奏數行書」，兩側「同治甲戌冬月」、「徽州胡子卿造」，頂「五石頂煙」，長寬厚 10.8x3.6x1.2公分，重 66公克。右：面幾何紋飾邊，「將軍下筆開生面 仲毅主人選煙」，背鑄紅纓蛇矛，懸葦

帽盾牌，交叉雙筆表文武合一。側「徽州胡開文按易水法製」，長寬厚 12.9x3.2x1.25公分，重91公克。

郭崑燾，字仲毅，湖南湘陰人，道光廿四年（1844）舉人。長兄郭嵩燾是進士，官至兵部左侍郎、出使英國欽差大臣。但他卻一生未任官職。太平天國戰亂期間始終服務於湘撫幕府，在軍務和籌餉上建功不少。他訂製墨上所寫：「將軍下筆開生面」，語出杜甫詩《丹青引贈曹霸將軍》：「…**凌煙功臣少顏色，將軍下筆開生面。良相頭上進賢冠**…」（圖二右）曹霸乃曹操之後，唐明皇時畫師，因畫藝精湛而被封為左武衛將軍。郭崑燾引用這句，想必甚為自豪他在平亂過程中參贊戎幕的表現吧！

既能扣人心弦，又可激發共鳴，如此美妙唐詩還真不少！它們廣受世人喜愛，看在有心墨肆的眼裏，無異雄厚的市場機會。於是藉著這些已然變成公共財、可以免費使用的詩句來抬高所製的身價，事屬大有可為，也就成為許多墨肆的法門之一。

康熙年間曹素功藝粟齋所推出的「天瑞」墨，一套十錠，分別以草聖、羽士、俠客、高僧、詞伯等為主題。（註一）其中多錠附唐詩句，如高僧墨有孫逖《送新羅法師還國》句：「**海闊杯還度，雲遙錫更飛。**」（圖三左）另俠客墨有賈島《俠客行》的：「**十年磨一劍，霜刃未曾識。**」詞伯墨則駱賓王《夏日遊德州贈高四》：「**鷺濤開碧海，鳳彩綴詞林。**」而當時與曹素功齊名的吳守默延綠齋，也有錠以孟浩然膾炙人口的《春曉》詩：「**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**…」來製的墨。（圖三，左二）它是單錠？或與其他同樣載唐詩者組成套墨？待考。若真有套墨，顯然不讓曹素功專美於前。



圖三 曹素功+吳守默唐詩墨。左：硃砂漆金，雙聯書卷型，縛錦緞，面寫墨名、「曹素功製」，背「海闊杯還度，雲遙錫更飛。高僧」，長寬厚 9.3x2x1公分，重114公克。右：正面上下端龍紋飾條，中「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。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。乙丑重陽寫。」鈐「天瑞」，背鏤紅日出山間，花木扶疏，士人高臥草堂。側「康熙四十年吳守默延綠齋製」，長寬厚 12.3x3x1 公分，重 74公克。

好的詩句觸人心弦，激發共鳴。以唐詩流傳之廣之盛，看在敏感的墨肆眼裡，自然多方耕耘這潛在的市場。製墨業後起之秀胡開文蒼佩室，就仿效老前輩曹素功和吳守默，以王維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柳宗元五位詩人物的千古佳句，推出一套唐詩墨。分別取王維《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》：「獨在異鄉為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…」、李白《望廬山瀑布》：「日照香爐生紫煙，遙看瀑布掛前川…」、杜甫的《絕句四首·其三》：「兩個黃鸝鳴翠柳，一行白鷺上青天…」、白居易《賦得古原草送別》詩：「離離原上草，一歲一枯榮…」、以及柳宗元《江雪》詩：「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踪滅…」。（圖四左）妙的是每錠墨上還別出心裁，刻繪出詩人的頭像。相似否？不知，但絕對有助銷售。此外，另有王維〈竹里館〉詩：「獨坐幽篁裡，彈琴復長嘯…」墨。（圖四右）雖不知是否為套墨之一，但由其型制不同，可知胡開文墨肆對唐詩墨多有規劃，不一而足。



圖四 王維 + 李白 + 杜甫 + 白居易 + 柳宗元 + 王維詩墨。左五錠，一面鏤詩人頭像及其詩，另面詩人名，下胡開文資訊，側「光緒十年蒼佩室按易水法製」，長寬厚 ~12.3x2.9x1公分，重 ~70公克。最右錠，正面詩文，後寫「王摩詩句胡逸峰刻」（按：王維字摩詰，故此簡稱，胡逸峰為墨模刻製人。），背鏤詩人盤膝竹林中流水旁撫琴，側寫「徽州胡開文製」。長寬厚 13x2.7x1公分，重60公克。長寬厚 13x2.7x1.1公分，重 73公克。

北宋詩墨

唐詩固然精彩，宋詩也不乏可喜。但在唐詩如日中天光芒下，往往被忽略。製墨者若想藉詩來表達情感，訴諸唐詩就夠了！何須其他？所幸清代製墨人自有考量，好幾首宋詩得登墨面。

蘇東坡愛墨，且有多詩言墨。（註二）他的〈孫莘老寄墨四首之一〉談到潘谷製的墨，說：「墨成不敢用，進入蓬萊宮」，稱讚潘谷墨好到他不敢

用，該用來進貢皇（蓬萊）宮。另首〈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〉：「…此墨足支三十年，但恐風霜侵髮齒。非人磨墨墨磨人…」則寫下千古名句「非人磨墨墨磨人」，分別都被後人引用，增添墨上光彩。

清初製墨家吳天章（名倬）有錠墨，像是以錦緞束縛木簡做成的書冊。（圖五左）怪的是他在墨面寫上自家名號「天章」，卻把主題蘇東坡的詩句「墨成不敢用，進入蓬萊宮」擺在側邊。這種有異常規的擺法，是基於什麼樣的理念？他生於明末，有亡國之痛。個人〈乙亥諸墨競秀〉一文，曾探討他暗存的「思明反清」心態。（註三）這錠墨看來也藏此意，似乎在無言抗議他的墨曾被貢入蓬萊宮中。

清代同治年間由狀元洪鈞題字的「黃太史臨書墨」，將「非人磨墨墨磨人」顯著地寫在墨面。（圖五中）除了喜歡蘇東坡這句詩的意涵，有無他意？或許洪鈞知黃太史愛墨，想藉此提醒他別玩物喪志；也可能在慨嘆他們文人的生命，都在磨墨寫字之中，點點滴滴消逝，能不警惕？！黃太史何人，無從查起，只知是翰林學士。



圖五 天章墨 + 黃太史臨書墨 + 允公氏藏煙墨。左：正面墨名，兩側分寫「製成不敢用」、「貢入蓬萊宮」。長寬厚 10.2x3.5x1 公分，重 62 公克。中：面寫「非人磨墨墨磨人」，下「黃太史臨書墨 洪鈞題」；背左上「朱仙道人 乙丑之秋仿宋人法 吉生寫 洪小云刊」，印「小石」，下鏤道人，；側「黃氏榮明精製」，長寬厚 10x2.3x0.9公分，重32公克。右：面橢圓形寫「賞花歸去馬如飛 酒力微醒時已暮」，背鏤士人策馬行。兩側凹槽內「允公氏藏煙」、「余子上監製」，頂「聖符氏」。長寬厚10.8x3x1.2公分，重52公克。

有錠在側邊寫出「允公氏藏煙」的墨，所題「賞花歸去馬如飛，酒力微醒時已暮」兩句，出自蘇東坡酒後遊戲之作的《賞花歸》連環詩。（按：也有其徒兼妹夫秦觀所作之說。）允公氏將這兩句排成橢圓形，首尾相接，非完整的《賞花歸》詩。（圖五右）但若以連環詩每隔幾字成句的讀法，這兩句赫然引出原詩的四句：「賞花歸去馬如飛，去馬如飛酒力微。酒力微醒時已暮，醒時已暮賞花歸。」十分奇妙！古人喜歡玩文字遊戲，允公氏藉此在用墨時，多些閒情逸致，催逼靈感。

此墨上出現的三個人名：余子上、聖符氏、允公氏，都不在墨的正、背兩面上。這表示三人都與製墨相關。然而彼此之間關係如何？依藏墨家周紹良的考證，余子上是清初婺源源的製墨家，始創墨業，聖符氏乃第三代傳人。允公氏係第四代，製墨時間或在嘉慶、道光年間。（註四）但由所署「允公氏藏煙」來看，此墨不像市售墨，他本人該也是文人。墨背模繪的士人騎馬行於花樹鄉道，或許是他自己心情寫照。有花有酒有馬，他的日子過得可真愜意。

南宋詩墨

滿清以異族人據華夏，統治超出他們百倍的漢人，心懷戒慎。有鑑於崇尚武力的蒙元僅只百年，故他們在施政上尤其用心。由於認知到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，不僅宣揚君權神授，將皇帝權力推向巔峰，還提倡規範人民行為的三綱五常，無疑管控臣民思想的絕佳工具。於是清代皇帝重視理學，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《四書章句集注》來命題。康熙還稱朱熹「集大成而續千百年絕傳之學」，把朱熹的牌位放到孔廟大成殿裡配享。這使得朱熹在讀書人心目中地位崇高，製墨業當然看到市場機會。

宋、元交替之際從未出仕的文人翁森，本該是歷史洪流裡的路人甲。然而因為寫下一組四首、暢言一年四季都適合讀書的詩〈四時讀書樂〉，卻免遭埋沒。更妙的是，由於他不夠有名，不知何時起，這組詩竟然被張冠李戴，說成是朱熹的作品。現代可見的明代文徵明所寫這組詩的碑帖，就注明為朱熹之作。基於此，乾隆年間的汪近聖鑒古齋，當然也就以朱熹之名

，推出一套四錠的朱夫子四時讀書樂詩墨。（圖六左，四錠）分載：「春日 … 讀書之樂樂何如？綠滿窗前草不除」、「夏日 … 讀書之樂樂無窮，瑤琴一曲來薰風」、「秋日 … 讀書之樂樂陶陶，起弄明月霜天高」、「冬日 … 讀書之樂何處尋？數點梅花天地生。」另外胡開文蒼佩室在光緒十年，也同樣以此製墨。（圖六右）應有四錠，可惜只得冬日讀書樂者。



圖六 汪近聖 + 胡開文製朱夫子四時讀書樂墨。左：。右：面寫墨名，小字「木落水盡千岩枯 迴…」56字，方印「開」、「文」；背鏤學子讀書，左上「冬」字；側「光緒十年蒼佩室按易水法製」。長寬厚 12.9x2.8x1公分，重 56公克。

四時讀書雖然快樂，但比起男歡女愛的浪漫，何者更動人？小於朱熹的詩詞家姜夔，顯然相信後者，寫下值得理學大師深省、墨上非常少見的浪漫詩《過垂虹》，而被胡開文墨肆相中。

姜夔（約 1155 ~ 1221），比朱熹小二十四歲，除了詩詞之外還精通音律，能自己作曲、演奏。朱熹與他有交往，曾歎讚他「深於禮樂」。他的《過垂虹》詩：「自作新詞韻最嬌，小紅低唱我吹簫。曲終過盡松陵路，回首煙波廿四橋。」（「我創作的新詞，音韻最為嬌美，小紅輕輕地唱著它，我在旁悠然吹簫。一曲唱完，小船已搖過松陵路；回望經過的水路，輕煙綠波，還有那一座座美麗的石橋。」）描繪了詩人在小舟上創作、與小紅唱合的歡愉，吐露了兩人心靈契合的悸動。斯情斯景悠然且浪漫，放在今日也令人低迴。無怪乎胡開文要以之為主題製墨，在墨的一面寫上全詩、另面繪出對應詩景，來迎合性情中人所好。（圖七）



圖七 過垂虹詩墨。面寫「自製新詞韻最嬌，小紅低唱我吹簫…」，背鏤男女泛舟，男吹簫、女低唱狀，側「徽州胡開文法製」，長寬厚 9.7x2.3x0.8公分，重 36公克。

詩名《過垂虹》，垂虹何意？小紅是誰？松陵路又在哪？兩人為何一起泛舟？這些都其來有自。

姜夔自幼聰明博記，詩詞均佳。可惜父母早逝，家道中衰，他又不汲汲功名，因此一生未仕，依靠朋友艱困度日。此外有許多聞人如楊萬里、范成

大、辛棄疾等，都欣賞他的詩詞音樂與他結交。同遊共飲、詩酒唱和，留下許多名作佳句。《過垂虹》是他與范成大交往所得。

垂虹，是吳江縣（今蘇州吳江區）內著名的橋。宋光宗紹熙二年（1191），姜夔至蘇州遊歷拜訪范成大，雪夜見梅花盛開暗香浮動。詩興大起，遂以梅花為題作詞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。范成大家中歌姬小紅色藝雙全，就此吟唱，其歌聲清新婉約如黃鶯出谷！姜夔聽了大為傾慕，小紅對姜夔的才華也有好感。范成大見狀，索性贈小紅為其妾。是年除夕夜，姜夔攜小紅乘舟歸湖州（今屬浙江）。茫茫雪夜、水面薄霧煙籠下，所乘小舟輕輕划過松陵（吳江別稱）的垂虹橋。此情此景他詩興勃然，小紅隨之歌唱，他也吹簫以對，《過垂虹》就此問世。

無盡柔情孕育有情好詩，胡開文慧眼用以為題製墨，能不按讚乎！

明清詩墨

一般而言，在清代墨肆眼裡，明清兩代的詩作不夠古老。選用在墨上，考慮文人相輕習性，恐怕很難藉以獲利。不過事情總有例外，雍正年的汪近聖墨肆，就以鄭板橋（名燮）的題畫詠蘭花詩：「**蘭花本是山中草，還向山中種此花。塵世紛紛植盆盎，不如留與伴煙霞。**」製作了少見的竹節柱型大墨。（圖八左）墨上「**清風懿德**」四字，出自他詠竹句：「**屈大夫之清風，衛武公之懿德。**」鄭板橋喜畫竹、蘭，認為它們象徵堅忍不拔、光明磊落、孤芳正直。汪近聖此墨，藉它們來迎合讀書人，心思堪稱巧妙。鄭板橋係雍正十年的舉人，之前在揚州賣畫為生，是落魄畫師。汪近聖在他尚未發跡時，即大膽採用他的作品刊於此墨之上，還真有慧眼。



圖八 清風懿德墨 + 德蓮舫製玩墨。左：竹節上段鐫蘭花草，敷彩，中段寫墨名，旁「板橋變」，鈐「鄭燮之印」，下段「大清雍正年製」，另面「蘭花本是山中草，還向山中種此花。塵世紛紛植盆盎，不如留與伴煙霞。板橋燮」，鈐「鄭燮之印」，下「汪近聖鑑古齋珍藏」。長寬厚 26x6.7x5.9公分，重 980公克。右：面寫「海內有瀛洲 羣仙聚會游 水聲鳴晝夜 山色永春秋 錄唐伯虎句」，背「閒磨古墨臨名帖 偶曲殘衣買舊書 光緒乙酉 德蓮舫製玩」。長寬厚 12.8x3.1x1.2公分，重 60公克。

清光緒乙酉年（1885），有位德蓮舫君訂製了上寫「閒磨古墨臨名帖，偶曲殘衣買舊書。」的墨來賞玩。（圖八右）閒暇時研磨古墨臨摹名帖，偶爾捲起殘餘的衣服送進當舖，來換錢來買些舊書。看來他孤芳自賞度日，愛的是那份舊品味、舊書香、舊性靈。

而他這錠墨不僅正面不設紋飾圖案，背面也一併樸素到底！只附上早他近四百年、名聞天下的蘇州才子唐寅（伯虎）的詩：「海內有瀛洲，羣仙聚會游。水聲鳴晝夜，山色永春秋。」描述倘佯在山水之間，過著神仙般的生活。看來唐伯虎這位捲入科考弊案、仕途受阻寄餘生於山水的才子，是他的偶像。是否他本人也有類似遭遇？

可惜除了德蓮舫之名和這錠墨，遍尋不得他相關記載。蓮舫在清代，是個文人喜用的字號；而德姓，則指出他可能是滿州旗人。猜想是家道中落、流寓蘇州、像曹雪芹般的落魄者。有些祖上留下來的古墨和名帖，看到喜

歡的舊書，會忍不住捲起殘剩舊衣來換錢買。引唐伯虎為知己，當然是懂得生活品味的性情中人。

小結

由前述各墨，可知無論市售墨或文人訂製墨，都有引用名人詩句者。一般而言，市售墨常刊出全詩，如明代程君房的「落日放船好」墨、清代胡開文的王維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柳宗元詩一套五錠；至於文人訂製墨，往往只擷取一、二句詩，如尹耕雲墨的杜甫句「拾遺曾奏數行書」、黃太史臨書墨的蘇東坡句「非人磨墨墨磨人」。當然也有例外，如德蓮舫除了把唐伯虎詩的四句全用上，自己還添兩句來湊興，詩勁可佩！

但墨上出現最多詩句的作者是誰？是詩佛王維？詩仙李白？詩聖杜甫？還是詩王白居易、詩神蘇東坡？

以上皆非。拔頭籌的乃是乾隆皇帝！他以勢取勝、以權取勝，以君王之尊，如詩「帝」般高壓取勝。當然不公平。但奈何！下篇文章將介紹他的詩墨，看看是否可取。

附註

註一 尹潤生 《墨苑鑒藏錄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北京，2008.06

註二 黃台陽 〈蘇東坡 你的墨從何來？〉<https://inkstickman.wordpress.com>

註三 黃台陽 《良墨佐國・第四章 - 乙亥諸墨競秀》，方寸文創，台北，2025.09

註四 周紹良 《清墨談叢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北京，2009.06